

唐
文
拾
遺

唐文拾遺卷之三十八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崔致遠 五

魏博韓簡侍中

一自黃巾北侵翠輦西幸蝗無避境蟻已壞堤內撫
宮闕之災外結藩維之恥諸葛爽者豕食難飽豺聲
易驕却躡迷途敢凌貴圉侍中手馭虎隊心閱豹韜
一陣纔施三城遂復雄功始建冊命俄臨永爲壯士
之盛談別作諸侯之美事某昨欲剖巢燭穴久爲淬
甲勵兵及出師徒又蒙詔旨且令利權山海鎮壓江

淮一弭國讐先資邦賦然其奈夜眠軍幕霜橫枕上
之戈曉掛戎衣雷吼匣中之劍終願親揚勇略靜滅
凶徒伏惟鑒察

鄂州崔紹大夫

遠蒙仁私特示表藁其於歎仰無以喻陳某夙練戎
韜願裨王略不愧於管天錐地猶勤於撮壤導涓遂
敢累貢忠誠冀迴聖鑒儻或六龍下峽豈同五馬渡
江中朝之禮樂無虧下武之功猷斯在果蒙大夫惠
於宗族贊以表章過垂華袞之褒益睹彩毫之妙古
詩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今日知音幸遇之矣

然榮示中媿茂弘之德業齊越石之機謀自顧瑣才
何當虛譽今則王導清望已推於首座相公劉琨至
誠亦付於襄陽僕射必期英鑒永察愚衷云云

考功蔣泳郎中

特勞專介忽辱榮緘過垂軒冕之褒永寘巾箱之寶
實慙彼已豈敢當仁郎中學士暫避藉時偶勞僑跡
今者官清司績職峻集仙麟趾殿中久侍驂鸞之客
鵷頭階上則親吐鳳之才豈唯舉四善之精詳蓋必
備九重之顧問鋪陳組繡演暢絲綸則也虞夏商周
之書重行聖代蕭曹魏邴之位更屬何人詎可守三

徑之寂寥慮千山之險阻許垂訪別專冀祇迎伏惟
眷私幸賜鑒察

前泗州鄭廉常侍

竊以寇戎未殄士卒多驕凡曰郡侯實難政理縱得
上和下睦猶爲朝是夕非況福乃儻來禍惟不測但
無慙於屋漏亦何累於國恩然而常侍蓋切奉公匪
疎撫士雖云驚擾終免侵傷有以見爲政無私當仁
有裕伏承已離泗水始及淮山捧閱來緘搢謙往咎
其於瞻仰胡可弭忘然則郡守懸魚旣繼古人之節
塞翁喪馬可寬達士之懷云云

新羅探候使樸仁範員外

忽奉公狀備睹忠誠慰愜欽依但增衷抱員外芳含
雞樹秀稟鼇山來登天上之金牌桂分高影去陟日
邊之粉署蘭吐餘香今者仰戀聖朝遠銜王命捧琛
執贄棧險航深能獻款於表章欲致誠於官守雖無
奉使難在此時九州之侯伯傾心萬國之臣僚沮色
幸來弊鎮得接清規況奉貴國大王特致書信相問
將成美事不惜直言儻員外止到淮壩却歸海徼縱
得上陳有理其如外議難防無念東還決爲西笑聖
主方深倚望賢王伉荷寵榮道路亦通舟舡無壅勿

移素志勉赴遠行峽中寇戎或聚或散此亦專令防
援必應免致驚憂且過鬱蒸可謀征邁館中有闕幸
垂示之所來探候事已令錄表申奏敬惟鑒察

蕭遘相公

某累貢表章請議巡幸忠誠屢罄宸睭未迴冀保始
終再陳利害匪望河陽之狩願迎汾水之遊竊以諸
道賦輿皆遵峽路多是儗五致一蓋已萬水千山後
網不繼前綱所貢不如所費況近者西從蜀國南至
荆門似有微灾恐遺巨患忽若草寇侵據江陵阻躡
則榛梗旣多苞茅莫入或更蠻戎伺隙必令越雋勞

兵避柱觸櫓防微可誠行舟墜劒執滯固難某以孝
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主遂陳狂瞽遠蹟聖聰唯
望略泛龍舟暫遷鳳里庶使九州修貢不愆任土之
宜四海歸仁盡遂朝天之望且賊巢凶狂聚眾穢蹟
經時縱能早覆妖巢豈可便迴法駕淮南乃寰中久
富閩外名高喻以金甌永無釁缺比於玉壘實異繁
華伏惟相公居注意之朝處沃心之位周成王之卜
洛始託姬公晉元帝之渡江終資仲父早申決議仰
贊宸衷能成可久之規益表無私之德某頃在西川
制置及於南詔通和雖爲先察於微豈欲驟稱其伐

但緣相公皆垂目驗不敢面欺則今日荆蜀灾星未能退舍吳楚福地實可遷都事歸從權化資垂拱永定一家之理必輸萬里之誠某言不近誣志唯遠慮非奪日官之業冀乘天子之恩幸望國僑無譏裨竈謹已具表陳請訖伏惟云云

第二

伏以物忌太盛器滿必傾自古有言至今爲誠苟或不能知止但欲貪榮則有折鼎足之虞炊劒頭之險某每念遭逢聖運紹續舊勳北定羌戎南征蠻獍東降齊盜西建蜀城高提三尺之權粗展四方之志然

自煙塵聚孽原野宿兵曾無敦閱之全材先叨統帥
詎有縱橫之令策兼領利權而乃不能首唱義聲身
先銳旅戮奔鯨於海澤逐獬犬於秦關遽及火熾祠
篝火驚御輦遠聆巡幸便議征行但以每當誓眾之
時卽奉止軍之詔雖自始終勵節其如進退失圖華
元興城者之謳子產致國人之謗乃有浙侯構隙沛
將加兵三年已來二憾不釋蜩螗競噪蚌鷸相譏厚
誣而巧弄舌端顯奏而亂搖心曲求刺舫而不暇想
投杼以難逃伏賴相公照以秦臺調之伊鼎察邾公
之愬鄭伯解晉帝之疑石苞免挂刑章尙縻寵秩旣

蒙明洗誠合淬磨更修克己之心永竭勤王之力直
以松筠不改雖自保於堅貞蒲柳先秋遽已傷於衰
暮筋骸漸憊志氣潛摧縱欲自強終憂不逮今者幸
遇上京已復大駕則迴麟闕龍吟固息興妓之慮放
牛歸馬實迎偃武之期某也旣在清時誠爲棄物況
縈沉痼深負壯圖攬鏡無慘投簪是念豈慕祈奚請
老尙處冗員唯思范蠡愛閑得行素意乞解所職自
卜爲宜伏惟相公選士惟賢退人以禮俯矜羸劣特
賜允從雖慚未遂報恩免更久爲尸祿仰干陶冶敬
託牋毫始知調急聲哀唯愧詞窮理盡伏惟俯賜恩

鑒

田軍容

某慙無術略久竊寵榮提漢法之重權陟秦官之極品莫申展効何贖貪叨況自冠盜奔侵京都陷覆久守咽喉之寄不成毫髮之功雖兵柄旣多固難措手而君恩未報實切覲顏況乃室怒潛興鄰讐競起陸遜徒稱其佳吏崔暹終憾於癡人顯奏相誣多言可畏幸蒙軍容推心底護極力保持雖遭貝錦之詞免陷織羅之罪祇合以戀軒恩幄榮蹇磨鉛畢命爲期在公無倦但緣攝生罕妙從役久勤齒髮旣衰精神

亦耗少私寡欲敢言君子者乎多病愛閑方謂古人是也智力不可強進寵章不可濫行實覺妨賢只宜求退今者肅清鳳闕撲滅梟巢彀弓矢以銷兵永除戎備垂衣裳而致理廣任賢才如某者寒灰罷燃管井誰顧往歲之南征北伐雖忝當仁此時之尸祿素食逾慙非據旣失行驅十乘豈能臥護六軍輒貢表章懇辭爵位伏惟軍容察以有犯無隱之義難進易退之規仰贊帝俞俯從愚願敢有脅肩諂笑固無沒齒怨言幸逢四海之昇平願指一止而養老千驥清德兢惕實深伏惟云云

都統王令公賀冬

伏以律管潛吹星躔改候觀臺望瑞雲物呈祥伏惟
令公每布祥雲常懸愛日三軍殲弩挾楚續以忘寒
五夜枕戈擁孫衾而達曙必資景福早建殊功雅當
肅殺之時便遂計除之勢四方聳耳伋聆大捷之音
萬眾傾心永致中興之運某末由陳賀但切禱祈

浙西周寶司空

伏以禮慶履長傳標視朔夷夏契混同之運乾坤叶
交泰之期伏惟司空相公浙水流恩吳山變俗旣睹
趙衰之日永洽物情願親傳說之星早環帝座末由

拜賀但切禱祈云云

前宣歙裴虔餘尙書

伏以禮稱迎日傳載書雲當寰中賀聖之晨是水外
寢兵之際宜陳善祝仰薦殊祥伏惟尙書政報褰帷
慶資溫席已捧徵黃之詔固諧夢說之期人仰板輿
羨老萊之榮養帝留金鼎待伊尹之來調某雖戎律
拘身而清規在想末由拜賀但切禱祠

幽州李可舉太保

碾玉排方腰帶壹條并金魚袋壹枚金花銀
台盛重一百六十兩

右件腰帶體資廉潤功就琢磨雖慙鄂坂之金稍勝
延陵之縞珪璋比德宜親佩劒之腰霜雪呈華願近
生松之腹動則金章躍鯉靜乃寶匣盤龍既當屈以
求伸唯望服之無戮謹專寄獻遠表依攀伏惟恩私
特垂檢納

銀結條燈籠一枚

承燈蓋白盛荷葉一崇
木匣盛金銅鑲鉤並全

金花平脫銀裝硯臺一具

垂鈞香囊五枚崇
木匣盛金銅鑲鉤

全具

金花平脫銀裝硯匣并硯几一具

銀硯水瓶
等四事硯

几在第二匣內

右伏以持異物而奉異人嘗聆斯語覽遠書而愧遠
客亦驗古詩志常切於攀鴻事不慙於獻鵠每逢珍
玩則繫懇誠前件燈籠硯臺等鑄鑠成功披砂潤色
運巧而靈絲綴藻標奇而霞藻雕華高懸謂雲蓋凌
風遙視疑露盤含日龍膏豹髓偏宜卜夜於歡筵鳳
筆鵝牋亦可依仁於末席加以謝囊分掛孔硯深藏
虛心而只待含香蘊器而終能處默是敢徵美言於
舉燭寄微慊於濡毫伏惟無思朱殿葛籠僻敦儉約
或逞張旭草聖許近恩輝必可遠耀九光深滋五色
隔飛蛾而救物仁化彌彰研含麝以傳書德馨增馥

非無所採粗有可觀必望眷私俯垂容納幸甚云云

金花陷銀拓裏合大小共三具

銀接頭紅牙匙筯一十對

犀杓子四隻已上大合內盛銀裝茶碗四隻

在中合
內盛

犀櫟子二十片在小合內盛金花銀腳螺盃

一隻

右件匙筯犀合茶碗螺盃等雖愧金盤粗勝棘匕鈿
玫瑰之表異固讓魏銘詠玳瑁之標奇敢徵潘賦所
貴者煙排翠點霞染纖條掌握增榮不慮劉使君見

失指蹤任意或希柳御史自攜況乃水族殊姿天成
雅器永免跼蹐寄跡能將鸚鵡齊名稍謂珍奇遠思
寄獻伏惟靜籌帷幄許接罇罍對郭隗於高臺深傾
露液遣甘需於仙闕勝醉霞漿伏惟恩私特賜檢納
幸甚云云

織成紅錦繳壁兩條 暖子錦三疋

被錦兩疋 西川羅夾纈二十疋

眞紅地絹夾纈八十疋

右件繳壁錦纈等龜城傳樣鳳杼成功張廣幅而宛
見虹舒疊綵繒而免慙鯨織雖五十里之誇步障則

難可爭光而四十疋之製戎衣則或堪入用亦冀備
會稽守晝行之服援平津侯夜寐之衾不咎輕微特
垂容納于浼斯甚兢慙實多云云

安南開海路圖一面

西川羅城圖一面 并八幅紫綾緣

右竊以事畏人知切慙自銜孟側奔殿終著美於魯
論郤至驟稱果興譏於晉乘妍蚩可鑒今古何殊頃
者銅柱南標金墉西建開八百里之險路則雲將驅
石雷師劈山築四十里之新城則水神滲泉地媼供
土蓋乃感忠誠於上鑒標壯觀於外藩敢言簡在帝

心實匪率由人力今則八蠻歸化萬乘省方既能有
備無虞亦所當仁不讓去年嘗傳雅旨欲覽微功乃
徵於墨妙筆精遍寫彼長途峻壘宛如縮地不止移
山遠遣寄呈略希展閱必謂桂陽衛颯誠瑣瑣焉亦
知蜀國張儀是區區者恃深眷而不拘小節激壯圖
而無訝大言伏惟云云

徐泗時司空

物色

右伏以縞帶紵衣魯史乃先其所出投桃報李周詩
用表於相知永言沼沚之毛豈讓琅玕之寶蓋防闕

禮只貴申誠前件物等雖曰土宜亦由波及實慙華
麗況至渺微難把八行盡寫傳心之語唯憑一介聊
陳藉手之儀伏惟眷私特賜檢納云云

田令孜軍容送器物

右竊以氣曠未銷道途尙梗久乖專信略達微誠每
憂於遠莫致之不敢以多爲貴者前件器物貨非難
得器實易盈雖慙鏐銑之名願接罇罍之列輒將寄
獻遠表依攀伏望無掛意於四知幸流恩於一諾特
垂容納云云

振武赫連鐸尙書謝馬狗

右特蒙眷知遠有惠賁無庾亮的顛之害有陸機黃
耳之能敢謂備於左牽右牽實爲酬於執勒執縶豈
唯致遠況解防姦旣驅策之有期固指蹤而無失仰
承重貺倍荷殊私未有報酬益多愧悚伏惟云云

幽州李可舉大王

青氍毹一口 金銅裝鉸具

右伏蒙恩私特賜惠賁委之專介衛以壯夫遙陟危
途得張官舍不假棟梁交構能令戶牖全開出觀則
一朵蓮峯入玩則千重錦浪加以頂標曉日額展晨
霞靜吟而筠箔搖風俯視而地衣鋪雪舒卷皆成其

壯觀行藏永佩於深仁莫不銜沙漠之奇模駭江淮
之眾聽臥龍竊譽固當高枕無憂虜豹成功必可運
籌決勝唯期剋捷全賴庇庥荷戴所深啟陳何及伏
惟云云

檄黃巢書 以下書

廣明二年七月八日諸道都統檢校太尉某告黃巢
夫守正修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智者成之於順時
愚者敗之於逆理然則雖百年繫命生死難期而萬
事主心是非可辨今我以王師則有征無戰軍政則
先惠後誅將期剋復上京固且敷陳大信敬承嘉論

用戢奸謀且汝素是遐眎驟爲勅敵偶因乘勢輒敢
亂常遂乃包藏禍心竊弄神器侵凌城闕穢黷宮闈
旣當罪極滔天必見敗深塗地噫唐虞已降苗扈弗
賓無良無賴之徒不義不忠之輩爾曹所作何代而
無遠則有劉曜王敦覬覦晉室近則有祿山朱泚吠
噪皇家彼皆或手握強兵或身居重任叱吒則雷奔
電走喧呼則霧塞煙橫然猶暫逞奸圖終殲醜類日
輪闕輾豈縱妖氛天網高懸必除凶族況汝出自閭
閻之末起於壠畝之間以焚劫爲良謀以殺傷爲急
務有大僊可以擢髮無小善可以贖身不唯天下之

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縱饒假氣遊
魂早合亡神奪魄凡爲人事莫若自知吾不妄言汝
須審聽比者我國家德深含垢恩重棄瑕授爾節旄
寄爾方鎮爾猶自懷鳩毒不歛梟聲動則齧人行唯
吠主乃至身負玄化兵纒紫微公侯則犇竄危途警
蹕則巡遊遠地不能早歸德義但養頑凶斯則聖上
於汝有赦罪之恩汝則於國有辜恩之罪必當死亡
無日何不畏懼於天況周鼎非發問之端漢宮豈偷
安之所不知爾意終欲奚爲汝不聽乎道德經云飄
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又不聽乎春秋傳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
凶惡而降之罰今汝藏奸匿暴惡積禍盈危以自安
迷以不復所謂燕巢幕上漫恣騫飛魚戲鼎中卽看
焦爛我緝熙雄略糾合諸軍猛將雲飛勇士雨集高
旌大旆圍將楚塞之風戰艦樓舡塞斷吳江之浪陶
太尉銳於破敵楊司空嚴可稱神旁眺八維橫行萬
里旣謂廣張烈火藝彼鴻毛何殊高舉泰山壓其鳥
卵卽日金神御節水伯迎師商風助肅殺之威晨露
滌昏煩之氣波濤旣息道路卽通當解纜於石頭孫
權後殿伫落帆於峴首杜預前驅收復京都尅期句

朔但以好生惡殺上帝深仁屈法申恩大朝令典討
官賊者不懷私忿諭迷途者固在直言飛吾折簡之
詞解爾倒懸之急汝其無成膠柱早學見機善自爲
謀過而能改若願分茅列土開國承家免身首之橫
分得功名之卓立無取信於面友可傳榮於耳孫此
非兒女子所知實乃大丈夫之事早須相報無用見
疑我命戴皇天信資白水必須言發響應不可恩多
怨深或若狂走所牽酣眠未寤猶將拒轍固欲守株
則乃批熊拉豹之師一麾撲滅烏合鳴張之眾四散
分飛身爲齊斧之膏骨作戎車之粉妻兒被戮宗族

見誅想當燃腹之時必恐噬臍不及爾須酌量進退
分別否臧與其叛而滅亡曷若順而榮貴但所望者
必能致之勉等壯士之規立期豹變無執愚夫之慮
坐守狐疑某告

招趙璋書

都統太尉馳問趙璋古人有言曰大厦成而燕雀相
賀湯沐具而蟣蝨相吊審其賀之與吊由彼依之與
違且爾同惡相成異謀斯構遽爲犯順尙敢偷安今
我水陸徵軍天人助信久審風雲之會遠揚雷電之
威卽當行展豹韜立擒梟帥尅收城闕靜剗煙塵想

計爾曹具知吾意但以先春而後秋者天之道重賞而輕罰者君之恩遂乃馳吾咫尺之書問爾方寸之事爾等依憑大憝猾亂中朝罪已貫盈理須誅剪然若黃巢狠性能改雄心自新望其國封建彼家社勲業可超今邁古恩榮可付子傳孫必爲致之速相報也如或螭蜥努臂猱獠磨牙輒欲拒張必當撲滅爾須審詳至理勸誘元凶欲令天下知名早申忠節奈何草間求活終作叛徒況居成算之中卽在覆巢之下死生有命禍福無門唯審是非可知成敗所謂燕雀相賀蟣蝨相吊實在於知與不知順與不順良時

易失嘉會難逢生爲有害之人死作無知之鬼深可恥也深可痛也勉惟去就早副指蹤悉之

告報諸道會兵書

中和二年五月十二日具銜某謹告某州府節度使逆賊黃巢自亂天常亟移星律縱使擢其賈髮詰罪難窮未能春彼狄喉稔奸斯極神誅可俟鬼怪何憑而敢鴟張鳳城熊據龍闕至於五尺童子猶欲請纓況在四方諸侯忍爲投袂偶屬朝廷密施廣晝先倚旬侯不勞十道徵驅必謂一麾蕩定豈料軍令雖殊於兒戲將名莫驗於童謠未暇奉旗旋聆反旆遂使

犬猶狂吠猿不驚號徒招翫寇之譏孰擅弭兵之譽
聖上覽飛日馭親省風謠蔭暘行恩睿慮則雖勞罪
已慕羶結望羣情則却怨後予然而自幸龜城久停
鑾輅秦雲遠隔蜀柳再芳每興霜露之懷聖情可想
未滅煙塵之患臣節何安某去年羽檄先馳牙璋後
舉唱義聲於遐邇養勇氣於偏裨於是廣徵陶侃之
舡久握辛毗之鉞畫鷁齊飛於雪浪檣烏高轉於煙
空必欲帆張曉風旗寢夜月纔離楚岸便到漢江直
驅背水之師永破滔天之孽而乃未施豹略頻降鳳
書已知諸道進軍不許遠藩離任詔旨云爲朕全吳

越之地遣朕無東南之憂是以再閱綸音遂回組甲
蓋乃仰遵帝命固非敢緩師期今則萬里專征誰能
奮翼三年縱敵尙許磨牙賊巢雖戲鼎中已居机上
掘尾狗子輒曾發狂斷頭將軍難可釋怒某幸忝握
兵之要固當仗義而行近奉詔條遍徵戎旅一呼巡
屬四集驍雄不唯被練三千實有控弦十萬已取今
月十八日部領兵士發離本鎮必得直趨汴道徑入
潼關立刻梟巢去迎鑾駕引舜風之無外覩漢日之
再中況都統王令公暗運智機別操戎柄已提勁卒
卽展奇功足可相應軍謀共興王略諸道自從賊盛

皆峻官榮凡爲食土之毛盡思効命矧乃荷天之寵
豈合安身且大丈夫之在世也壯氣難申良時易失
苟或美事讓他人之手殊恩負聖主之心則莫測肺
肝何施面目固應各勤訓練同願誅鋤瞻帝輦而魂
飛擁戎軒而背裂早看行色勿懷兒女之悲須把戰
勳永作子孫之福謹告

告報諸道徵促綱運書

謹告某州節度使夫忠於國者無以家爲是故漢代
微臣有傾產助邊之請魏朝烈士有舉宗陳力之言
況乃邊寄榮身兵符在手遇大朝之多難見上宰之

董戎而不能役致泛舟令行挈畚使戰士猶多飢色
將軍未獻捷書但忝分憂實爲忍恥某昨從中夏再
集大軍不慙素飽之名已誓無譁之眾仍差都押衙
韓汶先賫金帛百萬正救接都統令公軍前旣裝運
舡將扣飛檄言遵汴道徑指圃田必值徐戎來侵淮
口扼斷河路攻圍郡城近者又擁凶徒直衝近境敢
憑蜩結欲恣鯨吞當道旣見阻艱暫須停駐遂乃揀
徵驍勇往討頑凶仁靜封疆便登道路必可豁通綱
運廣備供輸行稱東道主人非無意也立斬南陽太
守竊有志焉諸道久荷深恩各居重任縱以家門寶

貨猶合贍軍況將州縣賦輿豈宜壅利其宣武忠武
天平昭義泰寧平虜河陽等道盡發雄師咸從統命
其依饋運各已通流其浙東浙西宣州江西鄂州荆
南湖南嶺南福建等道今欲踰年未聆發運若由水
路須入汴河如此稽留何因濟集必計杜畿美化遍
得人心任峻奇謀兼施兵力速請同勤饋輦繼發綱
舡齊至都統軍前早期收復京闕其徐州實爲國蠹
豈止鄰讎蓋以天暫容奸地猶聚慝昔爲龐勛叛亂
早合諸宮昨因時溥猖狂更宜塗地偶屬朝廷未誅
大憝不問小瑕貴悅軍情驟加爵賞而乃時溥罔遵

詔旨尙構奸謀去年曾犯淮山今夏又侵泗水乃作黃巢外應久妨諸道進軍先須剗當路之豺狼後可殄壞堤之螻蟻冀使隋皇新路楊柳含春無令漢祖舊鄉荆榛撲地凡承寵寄共察忠誠謹告

答浙西周司空書

某白忽覽來示驚憤兩深是何見事之乖如此發言之過且趙公約者背軍逃走行口追擒遽投跡於貴藩遂偷生於逋藪今則異端斯構細作爲名若能懷上士之心豈可信下人之口譚何容易事不酌量來示云位極上公權尊都統別興異見遽起他謀以何

悔尤欲爲燒劫此乃稍殊雅責僅涉穢詞鼠尙有皮
蓋譏無禮駟難及舌亦誠慎言豈是不爲虐兮誠非
所可道也司空晚歲縱不以學識爲口從事雋才亦
合以智謀相贊虛成啗飯難望和羹未論是非須陳
本末具標五信無貽一疑且此三世立功無非報國
四方出鎮曾不安家身持將相之權手握恩威之柄
豈獨撫淮邊之俗終期安海內之人方切緝綏何言
侵伐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一也況今黃巾尙熾翠輦
未歸方驅貔虎之師欲破豺狼之窟遠離弊鎮深託
善鄰臨危而猶冀依憑守靜而更除損害其可信而

不合疑者二也司空早聯中外永保初終言旣馥於芝蘭操彌貞於松桂曾無釁隙每有音書偏深魯衛之情永絕張陳之事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三也浙西始爲交代未得多時陶公之官柳誰移召伯之遺棠不讓至於賊壘猶將信義招降況是舊藩豈以兵戎侵逼其可信而不合疑者四也昨自師過江浦令肅雪霜軍門則擊柝夜嚴行路則銜枚晝靜豈有任從侮則登舫趙公約則隔簾通報旣不難爲指麾又何易得直至上流嘉客不瑕接迎是何下等健兒敢來親近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五也粗申大較可察中心

何乃憑叛卒之讒詞失賢人之事體以此陳奏聖主
以此傳告諸侯非我無辭是誰有過細尋來旨莫測
貴懷爲當老耄所侵末年多變爲復狂迷偶作忠節
遽乖夫耳不辨五聲曰聾耳不分五采曰昧司空久
當重寄已謂元臣因何妄發莠言或似自懷達性不
知彭寵此時有按劍之疑卻恐廉頗他日無負荆之
處噫將帥則空榮列土君王則尙遠蒙塵更無匡復
之誠唯有猜嫌之事祇隔一條水脉便興萬種風言
必計心虛遂成口實大凡獻酬以禮來往爲書理失
其中事生非小且須審諦勿恣豪強於此難盡私誠

其他備載公牒無遺後悔併棄前功某白

唐文拾遺卷之三十九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崔致遠 六

答江西王尚書

十二月六日某白閣下遠損長書深貽善諭一覽而
發皇耳目再窺而驚越神魂是何詞彩之彬彬能致
言端之懇懇既知約我以禮方信起予者商況乃事
徵於美里聖人道婉於首陽義士切磋雖至刻畫何
勝敬佩良箴專銘鄙抱然慮虛聲易應眞寶難知美
唇吻以鑠金眾皆妙手拭瞳眸而辨玉多是清盲苟

非原始要終則必唱予和汝是以略陳梗概用察根源匪欲廣援古今所希暫曉左右僅同伐善豈免與慙君其審之僕所望也僕與浙帥周司空早於鳳里相識亦爲鵠原往還接載笑載言之時展如兄如弟之分況作建旛交代眞爲結綬相知旣睦比鄰罷局外戶江南江北祇鬪行春三楚三吳盡喧來暮方謂憑我友歲寒之節解吾君宵旰之憂豈料蒼烏高飛翠華遠狩僕以久叨重寄便決專征偶緣兵力未加人心尙懾遂於春首先發羽書仍請都統判官顧雲協律議共成之事謀相見之期固非閱被廬之軍徵

夾谷之會實欲親謀歃血方寫痛心若能接濟師徒
粗得振揚聲勢而乃周司空卻自棄同卽異不能捨
短從長忽疑惑於澠池謂矜誇於踐土便見戒嚴城
壁阻塞津途構猜嫌而信有小人遺故舊而曾無大
過僕雖逢彼怒但守吾真及至中夏出軍外方多事
冀安弊鎮旁倚近鄰又令幕客過江請爲都統副使
豈銜弓旗之禮邀辟元戎祇憑鈇鉞之威撫綏近境
周司空確乎阻意莞爾興譏不從固請之言自惜有
餘之刃頻移曩顧但積沉猜見此初屯下瀨之師未
設中流之誓猶淹水道久候天風軍聲旣振於四鄰

人意自防於兩岸偶有背軍官健趙公約者走投浙
西釣以巧言構爲細作便移長牒妄說異端其書云
位極上公權尊都統別興異見遽起他謀以何悔尤
欲爲燒劫僕以趙襄子之忍辱念茲在茲藺相如之
慎微有始有卒遂馳書牒具述事情聞司空尙發怨
言自懷作色與宣護景虔貞徐帥時溥者暗資積釁
相應密謀各興梗路之兵戈遍告松江之郡邑以至
練成戰陣鎖斷征途僕若不辭險阻之虞必致殺傷
之患坐甲而未期破竹迴車而用待負荆尋屬繼奉
絲綸不令離鎮遂驅組練卻已班師雖云帝命期遵

實乃鄰兵所阻彼宣州者亦有所因春初寇犯黔州
勢侵旬水況值前廉已去新帥未來旣無禦捍之權
恐落奸兇之便遂差押衙馮綬暫令安撫郡城蓋綠
曾奉詔書特許便宜從事凡於制置得以指麾景虔
貞常侍菽麥不分蘭猶莫辨謂言專輒遽有侵凌殺
害軍人劫掠財物馮綬幾臨死所劣得生還自此隋
國怨興謝城信絕將投彼鼠其如有礙之時欲償於
豚又是無端之事且爲舍忍未及通和必知橫被織
羅巧成貝錦傳之於遠誰曰不然噫滔滔者天下皆
同君子所恥泛泛如水中自樂壯夫不爲但問事之

若何則知曲之在彼今則特垂教督益驗獎憐自緣
有理可申豈便無辭以對固非飾過不敢憑虛莊生
不云乎其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
非辱殷勤之旨何以息嗟毗之詞僕也不能嫉惡如
讐唯以用和爲貴但以賢愚共惑本末未彰復書而
不覺詞繁比事而終慙理短身修三省勉尋曾子之
規心敬一言永荷伯陽之惠幸垂鑒志某頓首

答徐州時溥書

六月十六日某白僕射足下特辱長牒仍移公牒細
詳來旨頗涉多端有同戲以前言無乃驚於眾聽雖

倚兵強力壯其如作僞心勞且泗州舊隸仁封新標
使額固非郡守專輒蓋是朝廷指揮爲在頃年獨全
忠節遂編名於防禦永傳賞於曉雄近者久結鄰讐
蓋遵國典獨行直道固守危城嘗膽爭先斷頭非苦
此亦古人云寧爲忠鬼不作叛臣之義也況于尙書
有定國恩威有栗磳武勇自安疲俗甚洽羣情每將
勾踐單鰲均沾無黨不獨臧洪薄弱分噉有餘固當
散三年之儲充一日之費寡能敵眾安可待勞豈比
於築室反耕杜門卻掃者哉忽睹來示云泗州獨阻
淮河自牢城壘使四方多阻諸道莫通而又每於朝

廷妄爲訕謗今有城中將校潛來計圖請少振兵戎
卽便期開泰者大凡人事莫齒目知足下去年忍雋
不禁求榮頗切暫奮橫行之氣果成順守之權是以
累受國恩遠膺藩寄豈可尊身忽物是已非人偏致
嫌於藺生終歸過於季氏其於淮河久阻道路不通
皆因貴府出兵不是泗濱爲梗是非可辨遠近所聆
去歲夏初早蒙侵伐呼蟻軍於漣水拒虎旅於淮山
此緣將援親仁難逃善戰爰謀薄伐用救倒懸君異
荀吳莫振受降之譽僕慙呂布有虧解鬪之言泗州
以實奏陳豈爲謗讟僕也雖慙知己嘗敢薦賢亦曾

錄詔寄呈必合垂情見悉誰料旣踰望始翻起弊端
甲兵繼興疆場頻駭所云泗州城中將校頻來計圖
此乃巧飾虛辭遍行長牒盡知譎詭孰肯詭隨朝廷
以足下身處淮城刃多餘地委推綱運冀濟權宜但
自戢歛兵車必得通流饋輦今則卻云奉朝廷意旨
收徐泗封疆廣出師徒難窮事意必若足下訓戎勇
銳報主忠勤何不親總全軍往殲巨憝早立非常之
効以酬不次之恩而乃知僕再次西征卽謀北渡便
侵泗境來犯淮壩負國家之寵榮搆州縣之患害幸
其賊勢阻此師期未諭雅懷何辜聖獎言但繁於枝

葉事莫究於根源來示又云此皆廬州海州皆爲背
叛累來投款不遣措詞者強謂恩情形於書札顏雖
不厚心且何安彼東海廬江偶聚奸惡異端斯起旣
非鄭有人焉同氣相求盡是跖之徒也足下已居重
任不徇危謀自守詔策何煩飾說僕累將軍食頻救
臨淮爲分順逆之蹤令保始終之志實以泗州曾非
杞子之無禮亦類展禽之有詞每當告急告窮唯以
行仁行義唯望足下暫息餘怒深量遠圖且先報國
之誠無急伐鄰之役兼覩詔書獎諭請與忠武協和
足見睿情俾銷微憾在於臣子合更慎思求將安撫

氓黎連自追迴士卒苟或上負君命下違物情隔礙
征途侵凌近境則亦難辭借一用試當干必見傷禽
易驚困獸猶鬪悔須防後險已居前矧乃泗州以抱
節爲命貴鎮以翫兵爲務泗州則唯遵王化貴鎮則
虛構牒詞以較否臧可知曲直是敢遠申忠告冀絕
後誣正當聖主蒙塵未除禍難何忍諸侯列土更起
兵戎猛發忠言懶爲諂笑勉思大體勿暴小瑕必因
此日所箴卻得後時見謝幸從誠信無損功名某官
頓首

答襄陽鄧將軍書

中和二年七月四日具銜高某謹復書於將軍閣下
某側窺前史嘗慕古賢贈人以至言則老聃垂誠成
我者良友則管仲知恩但恨季俗寢訛芳規僅喪豈
期今日得覩餘風將軍唯恐掩瑜欲令磨玷特勞彩
翰遠辱長牋初尋歸美之獎詞汗驚浹背後覽扶危
之箴論淚迸沾頤旣乃粲然可觀焉敢率僉而對輒
憑毫素仰疏血誠終冀恩私略垂採覽幸甚幸甚某
自去年春知寇侵秦甸帝幸蜀川欲會兵於大梁遂
傳檄於外鎮練成軍伍選定行期便被武寧忽興戎
役先侵泗境後犯淮壩聲言則狼顧舊封實意則鯨

吞弊鎮長驅猛陣直犯近疆是以分遣偏裨果殲兇
醜及當中夏乃出大軍旣知其北路阻艱遂決於西
征利涉尋奉詔旨云卿手下甲兵數多眼前防慮處
多但保淮南之封疆協和浙右之師旅爲朕全吳越
之地遣朕無東南之憂言其垂功固亦不朽某以兵
機固難自滯君命有所不從已事征行必期進發占
風選日只欲奮飛又奉七月十一日詔旨云諸道師
徒四面攻討計度收剋旦夕可期卿宜式遏寇戎饋
輦粟帛何必離任則是勤王或恐餘孽遁逃最要先
事布置以此再承綸旨遂駐舟師唯廣利權宜供戎

費殊不知進退唯命始終無虧卻被近鎮譏誣聖朝
猜慮食駃騠之良肉何敢望焉絆騏驥之駿蹄無能
爲也遂使忠誠未展睿獎難期非敢自辜海內之人
心但養淮邊之兵力詢之於理良有所因將軍以泗
州舊屬彭門謂某妄爲占護必慮未詳狡計或援浮
詞且徐州昨自併張更無戢歛威權旣盛暴虐轉深
見某自五月初再謀征討已排勁卒欲援令公兼差
都押衙韓汶先資一百萬貫救濟都統軍前盡載舟
船將臨道路又興兵甲來擾疆陲把斷淮河蒞成寨
柵是以行計猶阻羣情莫安細察徐州所爲是作黃

巢外應不然則何以每見當軍臨發卽將兇黨奔衝
又乃□□泗濱阻絕汴路且臨淮則城孤氣寡劣保
疲羸彭門則地險兵強恐行狂悖以茲斟酌可見端
倪況無諸道綱船曾過泗州本路今則皆因此寇卻
滯諸綱近則浙東浙西遠則容府廣府並未聆饋運
何濟急難某見發楚師俾誅餘孽一則遵行詔旨救
援鄰封二則得靜長淮欲登征路固非貪泗民之租
稅排徐師之兵戎蓋分曲直之端將保初終之節泗
州二年閉壘一境絕煙織婦停梭耕夫釋耒滿城軍
食猶仰給於弊藩闔郡賦輿固難徵於疲俗將軍謂

某藉其地利構此鄰讐細閱來言難知深意泗州不獨咸通之際得振雄聲曾於天寶之中亦遵直道況于濤尚書政條旣舉武略兼精收百姓之歡心得三軍之死力將軍便令棄而不問理復如何徐州實有大憊固非小患若將助虐豈謂輸忠某今所俟者戮當道之豺狼奮乘秋之鵬鶚星言夙邁電擊專征必與王令公腹心見知首尾相應齊驅虵陣豁轉豹韜剋復上京奉迎大駕亦不敢負秣陵之節度爭強弩之功名所冀得繼前勞自防後患使藺相如之謙德不損雄威費無極之譏徒皆歸顯戮捨此之外餘無

所云敬佩良箴豈離愚抱伏惟鑒察某再拜

浙西周寶司空書

昨奉公牒云當道臨淮叛卒過江來投集眾廣場已
受降訖三復來示言難不酬且降之爲名其理甚大
虞舜之七旬苗格晉侯之三日原歸此皆以干紀亂
常起兵動眾緩之則稔成患害急之則橫致殺傷迷
假小慈終施大信能敷德化俾革奸兇若有偶聚萑
蒲散爲榛梗者共須撲滅勿使晏安今相公幸此鄰
灾樂其軍禍莫能嫉惡翻欲惠奸恐乖杖鉞之威虛
銜倒戈之捷且如去年陳儒徒伴唐突貴鎮封疆僅

有六萬餘人宜州日告危急此時相公何不招諭致令侵凌卻見瑣瑣頑兇卽自勤勤誘引莫測高旨實辜衆心傳不云乎夫召外盜書不云乎爲逋逃主稍詳至理無信虛詞昔漢朝匈奴叛黨來附景帝便欲與之封周亞夫曰彼背其主而見賞何以責人臣之節以小喻大可量事情況臨淮一郡早從淝上行營及淮邊戰敵每有優賞曾無偏頗自是臨財則競起貪心遇賊則皆無關志旋爲逗撓猶與矜寬昨又請換都頭已依衆請殊不知犬易興於狂癩豕難制於喧豗未盡誅擒便謀奔竄幸且未離近境固合同塞

奸源在此旣已不忠於彼亦應非利石祁子所云天
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其在茲乎
況凡鄰府事宜一彼一此互相救援同致安寧是以
前年六月中貴鎮有天平潞府元從兵士背叛奔逃
數僅百人爲患非小遂蒙移牒請爲追擒當使差都
將梁楚部領馬軍所在討襲并各帖管內諸州令差
精兵同力捕逐尋卽諸鎮及東塘遊奕使相次收獲
三十八人纔見擒來便令押送續得梁楚狀報到濠
州界趕及殘孽殺得三十餘人其餘漏網之徒盡以
傷弓而走所生擒之兇黨皆就戮於貴藩能致彼之

快心實賴此之勞力今則卻見臨淮叛卒特向沿江
招呼便稱受降仍□補職累牒咨請不送過江蒐慝
何多養奸斯甚敢言以怨報德實恐在安忘危詩云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此乃國
風遺訓昭晰可觀相公通仁略賜詳度無自賈天下
之戮笑也其他已具迴牒伏惟俯賜炤察

浙西護軍焦將軍書

昨有臨淮背叛兵士誅擒不盡奔迸過江便蒙貴鎮
相公特許歸降遍加補署兼移公牒頗構虛詞旣乖
七縱之謀誰謂三驅之禮蓋是幸灾樂禍固非撫士

安人自古受降之義也叛而伐之服而捨之忠信能
敷德刑乃就或以賊數則動盈千萬奸謀則難測二
三若欲戰爭恐多傷殺或吹笳感動或書箭招呼免
致膏鋒俾從肉袒其或叢翕兇狡率然叛離免奔岡
而終必自顛鼠失穴而欲將安往在於接境合與同
擒不料豁開叛換之門深作逋逃之藪慰安螻蟻雖
欲好生訓練熊羆有何用處纔招稔惡之輩遽銜受
降之名蘊豹韜而略不施張對龍節而恐須慙愧魯
史云晉楚設誓無相加戎同卹灾危備救凶患若有
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此則古時敵國猶保話言今日
善鄰豈傷師律況晉楚則各在遠地揚潤則只隔長
江曾無交惡之端豈有相欺之事實驚眾聽甚爽遠
圖已無蠶女爭桑永安兩境宜效農夫去草靜剗本
根伏惟將軍遠護兵符共成王事必不欲和之如響
知而不言唯望稍致良箴終除巨弊永使必誠必信
誰云莫往莫來此既無噂嚅以背憎彼亦免忸怩於
顏厚幸垂採聽特惠終始伏惟云云

滁州許勅委曲

以下委曲

報許勅得狀知妻劉氏將從征討願效勤勞嘉尚之

懷諭言不及吾嘗覽後魏書見楊大眼者武伎絕倫
戰功居最其妻潘氏頗善騎射至於攻戰遊獵之際
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遠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
笑言自得大眼時指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吾思見若
人爲日已久不期今夕得舉妙才此亦可謂劉將軍
矣想鼓鼙方振琴瑟相隨旣在同心可知竭力教戰
則必欺孫武解圍則可假陳平勉致殊功卽行懋賞
悉之不具云云

昭義成璘

報成璘大夫魯史云臣一主二漢書曰一心可以事

百君則知下有離心蓋爲上無全德姪孫僕射夙虧
家訓驟荷國恩累忝藩方曾微績効每於撫俗略不
隨時恩威豈得並行寬猛無由相濟況近關西之賊
窟持山北之兵權戰伐旣勞緝綏莫至固知軍情潰
散物議喧張大夫名旣超倫事能從眾息貔貅之憤
怒慰黎庶之疲羸實謂有三雋才誰云犯五不韙古
之所有今也何疑遠遣專人迎取家口儻或行程齟
齬且令彼處婆婆如能斷送出來便與支持發遣一
跣墜屨猶能牽念舊之心百口孤孀何忍見含愁之
色必應慰暖免至饑寒倚望所多諭言無及彼但勤

修政理仁荷寵榮不令外盜侵凌必見大君委寄冬
寒愼爲將息節級各與安存悉之

廬江縣令李清

報李令昔有桓榮祖者少曾學武或曰何不學書答
云上馬橫槊下馬談經方可謂不負飲食矣若無自
全之伎何異於犬羊乎昨見所申眾情可獎昔也一
百里之疲俗託在神君今則十八砦之義兵請爲軍
帥若非寬將猛濟惠與威行則何以鯁鯁懷仁各能
遂性熊羆聚黨盡得降心姑拋堂上之琴便握匣中
之劍所謂文一變而至於武者也況李令族聯天派

名比水源才機爲一代之雄心術是萬人之敵足得
以指麾銳卒掃蕩叛徒不惟除郡邑之灾亦可定國
家之難然而軍務旣常獨理職銜須有可稱未見所
求固難抑致爲復願兼知戎役卻守縣曹爲復欲改
轍從知乘機立事察斯二者決取一途專期奏論早
與飛報且如班超投筆蒯恩捨蒯當池蛟得水之秋
有天驥追風之便古詩云寧爲百夫長羞作一書生
信知倜儻之人懶守低徊之節勉成勲業永荷寵光
戎務方殷善自將息諸寨將士各與慰問悉之

淮口鎮李質

報李質覽所申狀慰愜良多李再興未革狼心敦張
蜂曰構稱虛事違負本軍初憑逐寇之名卻設起戎
之計賴質深懷智策善審兵機一唱義聲四圍逆黨
狀疾風之掃危葉如烈火之熱飛蓬再興將見誅夷
果當囁竄然既是傷弓之物必爲釁鼓之資兼知質
男裕黃口小兒血氣未定偶虧嚴父之訓以涉叛夫
之謀質又徇公絕私捨曲取直愛而知惡義以滅親
削其舐犢之言遵彼烹臯之理若非忠勇何得如斯
古語有之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是乃忍小痛而
除大患也況石碣傳芳於魯史日碑載美於漢書故

事斯存令名不朽足以見質有大丈夫之氣有真君子之心權兵而動必成功鎮境而靜能守節前勞後効日就月將固當榮盛可期勿以滯淹爲恨勉安軍旅善保勲名以古況今惟吾知汝悉之

光州李罕之

報李罕之成覲有言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然則成功立節不獨古人仗順輸忠正當今日近奉勅書手詔無非激勵眾心兼除王令公充都統西門軍容充都監此乃藩鎮功虧朝廷計盡遂將大任專付老儒雖漫傳聲必難濟事此去年齊驅猛銳將掃頑兇尋奉

絲綸俾安淮海詔書云爲朕全吳越之地遣朕無東
南之憂遂乃旋師不敢違命然則審詳物議參酌軍
期關中有執斧之徒閭外無枕戈之志誰能竭力實
可痛心吾若不行眾將焉往今欲直趨汴路便入潼
關伋復鳳城奉迎鑾駕永使流傳萬代終能肅靜四
方罕之已處分憂久爲養勇必欲揀精練銳以期伐
叛摧兇今錄勅書手詔白寄往仰窺聖旨必勵忠誠
便決征行共圖富貴時不可失吾子勉之故此告知
速宜飛報悉之

楚壽兩州防秋迴戈將士

報王承問等久勞防戍又役戰征知得遠歸良多慰
愜詩稱束楚不免怨思傳載及瓜亦嘗憤恚古之難
事今見忠誠況承問限過三年訓齊一旅值國家之
多難息鄉井之懷歸言下忘身軍前効命遂得永別
伍符之列高登八座之榮固知實勤豈慮虛擲且往
年被練而去今日衣錦而迴孫權努力之言已成顯
驗王昶寶身之誠更慎操持深秋遠行善自將息節
級將士遍與安存遺此不具

歸順軍孫端

報孫端將軍自從歸投久處閑散想多鬱悒不暫弭

忘但以端職秩已高官資須稱使司累具奏薦朝廷
則有指揮且仰安撫師徒佇迎恩命古人貴其晚達
君子誠其速成王化旣無偏無頗寵章必盡善盡美
勉期順守勿念躁求秋晚其涼切慎將息節級遍與
慰問悉之

楚州張雄

報張雄中丞得狀知己點練兵士兼請出軍西去討
逆賊徒憤氣勃興忠詞懇切覽之嘉歎深寘於懷且
每值寇戎稍侵疆圉雄必心騰勇略首唱義聲去年
已建殊功今日又申丹請不辭危於馬革願展用於

豹韜寶謂起予者雄始可與言兵已矣則帝委之以
郡侯吾待之以國士永揚茂績固在良時然彼州司
事力猶困未可便謀征役且宜更候指揮兵士各與
慰安秋深善自將息馳此不具

楚州張義府

報張義府得狀兼送罰錢引咎自責足驗用心古語
有之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饋餼之義春秋
所重在於屬部豈可外交勿爲饑則附人別欲申於
知己將滅白圭之玷遂以金作贖刑細覽來詞似懷
他慮膚受之愬固不行焉但慎始終永圖富貴悉之

滁州許勅

報許勅語曰兵食可去無信不立則知守信之道乃是立身之本歟苟若壞墮自爲顛覆訪知近日浙西周相公頻差上元鎮使馬暨專資書曲兼將金銀送到和州說誘秦彥令歸浙岸許授霅川信使繼來事情甚細則未知秦彥終欲如何且浙西素乏勲勞驟沾恩寵謂得長久遽爲驕矜殊不知人盡指楹鬼多瞰室惡旣天稔道唯日亡今更阻絕我通津動搖我屬郡已乖眾議可見前途以勅直木千尋精金百鍊固無憂於邪曲終不改於貞剛況乃邦媛相隨家肥

是保永除異慮必享同榮或恐未審浙西所爲先此
告示悉之

壽州張翱

報張翱知己部領兵士將赴令公軍前言念遠征倍
所加念且杖鉞者皆誘閩外分珪者略滿寰中而乃
顧家產爲遠圖刻國讐爲閑事唯矜肉食孰肯身先
今則翱首唱義聲躬提銳卒騁大丈夫之志氣副上
宰相之指蹤況知素蘊機謀久施訓練仁仲壯節必
樹奇功當五馬離鄉遠地之芳聲獨振及六龍歸闕
前程之變化難量暫此苦辛善爲將理今附衣段銀

器茶藥等往到宜檢領春寒慎爲行李將士倍與慰
安馳此不具云云

廬州楊行敏

報楊行敏使至得狀送芝草圖一軸覽之嘉歎喜有
餘懷且草木之祥異也雖自天成皆因地秀物有所
應吾何以堪行敏始假郡符已彰瑞謀天其誠爾爾
宜慎之況鄉號千年村名穀祿足驗一百年之壽與
二千石之資固保前程之富貴矣將酬美貺更勵忠
誠非恡獎詞慮驕銳志悉之夏熱切好將息使迴附
此不具云云

和州秦彥

報秦彥尙書使至得狀兼送羊五百口勤誠斯展其
數寶繁所謂爾羊來思我愛其禮況彥雖榮建隼能
効懸魚遠傳廉慎之名深舉撫綏之政而乃特申懇
悃倍所歎嘉旣無慮於觸藩勉致功於荷筆使迴附
此不具

盧傳

報盧傳殿中監裴尙書將到洪州武寧縣人吏百姓
及僧道等狀舉論傳前後戰敵賊徒保全縣邑功績
一十五件細覽事實慰愜滿懷傳不云乎公侯子孫

必復其始傳能資餘慶無怠事修自值危時便揚壯
節一呼義旅四討兇徒兄弟二人義聲俱唱遂得疲
毗獲賴廉使見知始提百里之權尋假六條之寄忠
誠所至寵命非遙勉慎始終穩圖富貴所希薦舉必
不弭忘悉之

戴盧

報戴盧殿中監裴尙書經過彼縣日得百姓僧道等
狀舉論盧自乾符五年上鎮兼知縣事課績一十三
件事皆撫實情切舉能詞理燦然良增慰愜盧竭誠
報國傾產忘家糺集義軍訓齊宗族撫寧羸瘵捕襲

寇戎六年於茲一邑獲賴有功不伐唯善是從遂領
縣曹永安鄉黨古者田稱續命邑號義興求之於廬
未足多也旣增嘉歎不忘薦論勉保忠誠終邀美命
悉之

光州王緒

報王緒天不容奸人唯助順苟違至理必亂常刑知
緒昨因顏璋久藏禍心果致眾怒璋旣誅戮緒乃奔
逃何不束手戎場投身義域而敢更謀嘯聚尙恣喧
張自招相鼠之譏莫識牽羊之禮未知爾意終欲奚
爲此乃先惠後誅武經所重好生惡殺王化斯行豁

開誘善之門俾躡歸仁之路遂加誨諭試問端倪速
仰割捐本情指陳他望待詳來狀卽與指麾禮云志
不可滿傳曰惡不可長緒之今日其意若何勿驅齊
叱枉入罪網秋冷切好將息節級各與慰問悉之

楚州營田判官綦毋蘋

報綦毋評事夫欲均調兵食固須妙選公才供億旣
多料量非易評事自匡郡政甚洽物情剴割而案無
滯詞淬磨而筆有餘刃今委兼判順國軍糧料舉牒
同封寄往孔聖猶爲委吏蕭何亦作功曹唯託幹能
無辭猥屑欲令小人懷惠仁看君子勞心悉之

鄆州耿元審

報耿元審古來名將多是耿家恭賈秉弇徽音相繼
永言苗裔固瞻機謀元審雖名異響聲而志能獨立
仁申忠勇別埃恩榮況逢危難之秋實建勲名之日
勉存終始慎守行藏其他並令樊谷面述今寄衣一
副烏觔茶二斤到宜一一領之秋涼切好將息悉之
海陵鎮高霸

報高霸得進奏院狀報知轉授右散騎常侍永言欣
愜霽然滿懷昔周盤龍破虜有功繼霽爵賞齊世祖
戲之曰卿着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乃自兜鍪

中出耳當時以爲名對前史標之美談今此官榮寶
彰君寵唯在專勤戍邊固守邊陲更俟大來永揚忠
節知之

淮口李質

報李質得進奏院狀報知質轉授右衛大將軍且自
數年君恩溥洽官榮職賞可謂均沾然而成功可爲
受爵無愧者屈指而數能復幾人唯質久戍淮壩遠
防寇孽勤勞最至品秩尙卑今授大將軍之名乃滿
烈丈夫之望更宜慎守無慮湮沉慰愜歎嘉不離懷
抱遣此不具云云